奇人 奇事 奇书
——相识李小林

□ 济宁 邱静波

2018年12月15日,我赴沪参加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召开的“2018知青研讨会”,下榻于东华大学喜天游大饭店。我是凌晨6点第一个来报到的,服务台把我单独安排在303房间。中午同安徽知青、武汉科技大学教授刘晓航去闵行参加他的芜湖知青好友、著名书法家熊恩普的宴请,下午4点多才回到酒店。打开房门,突然发现房中多了一位室友,这本是意料中的事。心想,又认识一位知青朋友,他身上会有什么动人的故事呢?正寻思间,室友拿着一本书走过来,热情地说:“我叫李小林,安徽知青,这是我写的刚刚出版的《知青日记十五年》,送给你一本,请你指正。”知青日记,我心头猛然一震,我刚刚读完刘晓航教授根据日记撰写的自传体长篇纪实文学《开花的荒岗》,我的全部日记也正在上海青年干部管理学院复制捐赠,李小林的日记会有什么奇特之处呢?我边道谢边接过厚厚的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作。

我快速地翻看着,全书666页,加上彩页36页,超过了700页,估摸着约有70多万字。书中的日记或长或短,少有间断,几乎是原样照录。暗自琢磨,事无巨细全部照搬,会不会像流水账一样,有价值的东西也全部淹没在里头了,能耐着性子读完,并把有用的东西检索出来吗?我抬起头打量着李小林,似乎想从他的脸上找到答案。李小林朴实的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,消瘦的身材透露出岁月的沧桑,个子不高,却承载着坚毅。

晚上,各自忙完回到房间,李小林开始断断续续地向我讲起他的经历和写书出书的经过。从他的讲述中,我发现他是一个奇人。

李小林1948年11月出生于安徽合肥,1964年7月初中毕业于合肥七中,8月26日下乡到贫困蛮荒的大别山区岳西县店前乡当农民,从此便与这片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但他的人生道路是不平坦的,经历了令人难以置信和不堪承受的跌宕起伏和大起大落。他在这里娶当地农民的女儿为妻,结婚生子;多次招工上学坚辞不受,坚持干一行爱一行,干什么都成功;被树立为省市先进知青典型;他与省地县各级领导过从甚密,参加过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,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;返城后不改初心,坚持回到既有欢笑也洒满泪水的第二故乡,与当地企业家一起从事乡村开发,继续为下乡地做贡献。他的日记是从1964年7月17日写起的,也就是在下乡前夕不满16岁便开始写日记了,直至现在,50多年不曾间断。他的不同之处在于经历起伏跌宕,却敢于以自己的日记为镜,向世人宣示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的初心和坦荡,奇人之奇恰在这里。他向我娓娓道出,一件又一件奇事。

自愿下乡——李小林是放弃升学自愿下乡的。他的父母不同意,并给他找好了合肥市外贸局一个单位学技术。但他执意不从,苦口婆心说服父母,同一帮同学来到贫困蛮荒的大别山区。不然,早就当上技术员,每月拿上40多元工资,不至于过着连煤油、食盐都没钱买的贫苦日子。

坚持日记——他在下乡前夕的1964年7月17日开始写日记,一写就是50多年,从未间断。在极度困难连煤油都买不起的日子里,他一点灯,妻子就把灯给他吹灭。他觉得只有日记是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,可以说说心里话,他克服一切困难坚持下来了。数十年后,却是他的妻子动员他,你辛辛苦苦写了这么多年怎么不印出来让大家看呐?他说出书需要钱。妻子说我给你钱!预计3万元,结果花了5万元。出书也是历尽艰辛,但终于如愿以偿地把书印了出来。

蝉联典型——由于表现突出,他下乡不久就脱颖而出,被评为五好社员、优秀教师、县团委文件表彰的“活雷锋”。几经沉浮,又成为省地典型,直至全国会议知青代表。

拒绝两招——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频频光顾到他头上,几次大学招生、工厂招工,甚至政府招干,都被他一一婉拒和谢绝。他说我是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,岂能临阵脱逃,还是把名额给别人吧。他于1976年10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76年12月作为安徽省的知青代表出席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,与全国208名知青代表一同载入史册。

农民为妻——诸多光环没有使他飘飘然,他没有忘记决心在农村一辈子的誓言。在放弃招工、上学的同时,毅然娶了一位农民的女儿为妻,在农村过着物质清贫而精神富足的日子。

听完他的讲述,我不仅对他的经历唏嘘不已,而且对这本书的内容有了大致印象,开始认真阅读。我发现,这部日记真的是一部奇书,原汁原味,飘荡着泥土的芳香。知青下乡,除了第一天的鲜花和掌声,接下来的便是同几亿农民一样的面朝黄土背朝天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野劳作。经受着饿其体肤、劳其筋骨,劳心于柴米油盐酱醋茶,煎熬于酷暑严寒,纵有豪言壮语也是开知青代表大会上的临时彩排。经过包装,便成了千人一面、万人一腔的知青样板,还有何看点?而这本书,全部无删减、无添加地保留了当年知青最原始的生存状态,充满了生活气息和人生细节。掩卷沉思,不仅读出了知青的全部苦难,还读出了共和国的脚步蹒跚。不仅没有抹黑,却反衬出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!

从不间断,解构完整的记忆链条。作者没有挑选和删减,而是将数十年的经历和心路从不间断地和盘托出。完整地再现了一位知青——全国知青的缩影,在起伏跌宕的政治风云和曲折前行的发展历程中的所作所为、所思所想,复原了整个上山下乡的历史,作为回忆使人浮想联翩,作为史料弥足珍贵。

忠于历史,直抒胸臆敢于揭露。正因为作者经历过大起大落,看惯白云苍狗,因此毫不掩饰,直抒胸臆。不仅有颂扬,而且有鞭笞。扬善不隐恶,颂扬不吹捧,行云流水,娓娓道来,还历史以真实。细读日记,催人泪下的场景描写、痛彻肺腑的情感抒发比比皆是。像一幅幅乡村素描画,不由得使你走入画中,与画中人同喜忧、共哀乐,这些文学元素,闪烁着文学亮点和人性光辉。作者50多年的日记,就是50年坚持不懈的文学创作。《知青日记十五年》,是在朝不保夕的困顿之中天天坚持日积月累而成就的,她是在生命的激流中奔腾翻滚的一朵耀眼的浪花。

倾听蝉鸣

□ 长丰 仇多轩

乡村盛夏,尤其是中午,蝉声覆盖了鸟鸣和牲畜吠声。这些声音曾经令人生厌,如今却是记忆里的天籁。据说,蝉要在树下泥土里沉寂数载,默默汲取树根、泥土的营养,脱胎换骨,才修炼到短短一季的盛装演出。

夏日乡村,孩童们的娱乐活动少,偏偏大家又不是在家里能够呆久的人。于是,下河洗澡、地里摸瓜、树上捉蝉等等,就是很好的娱乐和消遣。小孩子们眼神很好,不出两分钟就能找到知了隐身之地,身手轻盈者会爬上树去捉,其他人会用竹竿粘上胶水粘,或是在竹竿顶端用铁丝绑个圆圈套上网兜,轻轻地靠近知了藏身地,迅捷地反手一扣,知了就进了网兜。

蝉类品种众多,《本草纲目》收录蚱蝉和蝉花。医方多用蝉壳,生于杨柳之树上的蚱蝉,即哑蝉、雌蝉也。少年时,我喜欢拣蝉壳,每每发现一个,十分欣喜。家乡有很多蚱蝉,我对蝉蜕壳的过程很好奇,有好多个清晨和傍晚,我想看看蝉壳是如何蜕变的,可惜很难碰巧遇见、或是不能够坚持去盯着。我家住在集镇上,街上每月是三八五十逢集,其实在三十多年前,我们这条五百米左右长的街上,两边主要是草房子,瓦房凤毛麟角,有一家饭店率先盖了两层楼,在当时特别壮观。街的最西边是乡政府驻地,街呈东西走向,有中小学、粮站、食品站、信用社、供销社、乡卫生院、两家小诊所等。一家诊所主要是吊水吃药,一家诊所以中药治疗为主。集镇虽小,但也林林总总、五脏俱全。逢集时,农副产品和其他交易很是热闹。夏天,小孩子们多会捉蛇、逮鱼、摸虾、捉蝎子、捉土鳖等,大家会把前两天积攒的物品拿到集上卖,大部分交给家人,自己留下几个零用钱花。其他的我都不擅长,我只会拣蝉壳、捉土鳖、捉蝎子、逮龙虾之类危险性很小的活动。那时蝎子、知了、龙虾都是野生的,都不是很值钱。不像现在,这些很大部分都是人工饲养的。年少时,我也认识了很多中草药物,中医把蝉壳洗去泥土、翅、足,浆水煮过,晒干用,主治小儿夜啼等症。

家门前有条河,河边多栽插柳树、意杨,这也为蝉的成长创设了良好环境。夏季,一场雨过后,我们会在腐败的树叶堆里找,或是树根旁挖幼蝉。幼蝉可以油炸、烧烤,一些地方叫它知了猴。几年前,我们一行在外地吃蝉蛹,味道很好,我们认为这些蝉蛹多是人工培育的。因为现在,鱼鳖蟹、龙虾等野生的极少,多是人工进行养殖的。

任何一种天籁,都值得聆听、感念、回想。如今的乡村,已不是先前的模样,现在的农村,变美变靓了,但也消失了很多值得回忆的事物。蝉声、鸟鸣,虽然聒噪,但也带来无穷回忆。家门口的小河消失已有十几年时间了,沟渠塘坝也减少了许多,带来童年美好回忆的树木无从寻找,每次回老家,在感受令人欣喜的变迁的同时,内心有着深深的失落。现在看来,很多东西和事物逐渐减少、消失,有的甚至无法复制,成为永远的遗憾。

最初的感动
——读《东藏记》

□ 蚌埠 魏莉

那还是上个世纪末,我在《收获》杂志上第一次读到小说《东藏记》的节选,当下惊为天人,手不释卷反复读了好些天,有点茶饭不思的意思了。因为只是一个节选,人物的命运如何,让我惦记了许多年。数年后,终于买到了第一版的《东藏记》单行本,当时简直是狂喜。

这时我才知道,《东藏记》是四卷本长篇小说《野葫芦引》的第二部,作者宗璞是哲学大家冯友兰次女,家学渊源、学养深厚,窃以为没有几十年的功力,不能有此文笔,获颁茅盾文学奖算得实至名归。

《东藏记》讲述风雨飘摇的时代里,西南联合大学师生们南迁昆明之后居无定所、东躲西藏的生活。“国破山河在,城春草木深”,悲凉的题材在作者温柔敦厚的描写下,也有了几分温情。小说中充满着作者的生活体验,西南联大南渡时她才10岁,待1945年抗战胜利回北京,她17岁。在昆明,她度过了整个少女时代。仿佛书中的少女嵋就是作者本人,她默默地观察着,将一切都看在眼里。60年后,她写出了《东藏记》,60年磨一剑,将历史的积淀和深邃的思考形诸笔端,创作态度令人钦佩。

《东藏记》里很多细节颇似《红楼梦》,古雅而不失灵动,清新自然和含蓄深厚兼而有之,比如描写一见钟情,澹台玮第一次见到殷大士,“两人互相打量,暗自惊讶,心里说着同样的话,‘世界上竟有这么漂亮的人!’”看到这里,是不是像《红楼梦》里宝玉初见黛玉,“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”。“从小径上笑着跑过来的是澹台玹,臂弯里抱着几枝腊梅。”美人与梅花交相辉映,是不是像极了《红楼梦》第49回的“琉璃世界白雪红梅”?人物对话斯文典雅,充满书卷气,正符合这一群知识分子的形象。峨的孤傲、嵋的灵慧、合子的朴拙、澹台玹的明艳、澹台玮的坚韧、庄无因的聪慧,无不跃然纸上,呼之欲出。每个人物都积极向上,就是相对世俗狡狯的吕香阁,作者也是带着平和淡然的态度描写着,并没有嘴脸化到让人生厌。无论是节奏的控制、人物的塑造,还是文字的驾驭,在当代作家中,以为无人能出其右。

人们常说“文如其人”,《东藏记》从容洗练,端正大气,既有着经过人生历练的达观和通透,也有一种坚韧不拔。正如她在记述父亲生平的《云在青天水在瓶》一书的书名,境界宏大、通透豁达,让人望而生叹,心生倾慕。

好的阅读体验,是如沐春风、如饮甘霖,舞之蹈之、欲言又止,心内欣欣然。每每有人问起我阅读书目推荐,脑海中第一时间出现的,总是《东藏记》,只有《东藏记》。可能是少年时的那份惊艳太深刻了,隔着20年的汤汤岁月,我仿佛还看到当初那个捧着杂志专心阅读的身影,真想伸出手去触碰她,别急,慢慢看,欣赏啊。